

# 我們的 老師

## 我們的老師

彭商育

史作權



# 彭商育老師



## 一、旨趣相投、一諾千金

抗戰末期，我任教於知名學府——貴陽清華中學。該校董事長即清華大學校長周詒春先生，校政係清大校友唐寶鑫先生主持。學校規模不大，很重質量，特別注重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精神，以培育學生敏思篤行。我教數學兼事務主任，尚勝任愉快，其時辛校長志平先生投筆從戎，於黔桂湘邊區司令部湯恩伯部為隨從室新聞秘書。該室幕僚五人，三人與我有舊，而我校訓導主任梁慶煜先生則為辛志平校長中大學同學，一經介紹，過從甚密，成為莫逆。每當風和日麗，在那黔靈山谷，花溪河畔，常有我們踪影。對於將來，大家都願獻身教育，常云：抗戰勝利後，找一所像樣的學校教書，悠哉游哉，多好呀！後來黔桂日寇敗退，辛先生隨軍前進，行止不定，失去聯繫。抗戰勝後，我回鄉省親，不久，接岳麓山清華中學聘書。正準備赴任，又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邀請函件，並匯來台幣30萬元，作為安家費和旅費，要我立即啟程。原來辛校長已在台接辦新竹中學。他為實踐諾言，極力向長官公署推介邀我來台。

我親人乍聚，鄉土久違，又要遠渡重洋，真使我躊躇難決。又想到君子一諾千金，更想到日人統治台灣50年，台灣同胞急需覺醒。毅然選擇渡海東行。中秋節後第二天，我踏上征程，到長沙乘輪船至南京，轉火車到上海。斯時正值颱風襲掠台灣，我在上海等候兩週，在虹口碼頭上大輪，出吳淞東南駛入東海。在渺茫瀚海中航行了一日一夜，於第三日午後到基隆，再乘火車赴新竹。下得車來。先寫好字條，交人力車夫，要他拉往新竹中學。記得車很高，左右搖擺，令人心身顫抖，毛骨悚然。極目所見，原野荒涼，人煙寥落。斷壁殘垣，有的是美機轟炸痕跡，有的是颱風摧殘之慘狀。由工友曾進財引見辛校長和羅富生主任，寒暄後，竟相視無語，但內心萬分喜悅，有訴不完的衷曲。當夜下榻校長私邸，竟夜長談。

## 二、教課賣力，生活艱苦

起初，校長與我共住，藉機介紹學校概況。他說：目前人地生疏，生活與內地迥異，還有語言隔閡，唯有刻苦忍耐，才能隨遇而安。他要我擔任處主任，我未同意，後請我教兩班初三數學兼舍監。光復以後，台灣人才開始學國語，尚屬「牙牙學語」，聽講能力差，加上我湖南鄉音重，根本聽不懂。因此，我只好編寫講義，惟恐同學不懂，上課時，一字一句全部寫在黑板上。學校同事，甚至連來校視察的督學見了，都嘖嘖稱奇。殊不知，我是逼出來的。這樣，覺





得勞累無比，渾身無力，噁心嘔吐，甚想束裝返家。幸校長百般勸勉，才打消去意，繼續工作。初三只教半學期，便調教高中。本校從第一屆到第十屆畢業班的數學，幾乎全是我教的，且有近半數班級是我擔任導師。職是之故，早期校友與我比較熟稔、親切。

至於當舍監，管理「學宿」（學生宿舍），我是與住校學生同寢同食，同甘共苦。每晚十點就寢，每晨六點起床，房地輪流洗掃，星期天和大家一起大掃除，彼此有說有笑，相處非常親暱。記得「二二八事件」時，校外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本校同仁連校長在內都來宿舍避難。寄宿學生自動組織起來，擔負起站崗、通報、補給、安全等任務，以維護老師的生活安定與生命安全，實是難能可貴。光復初，台灣物資奇缺，生活困苦。記得當時有穿木屐來校上課者，衣衫襤褸，則比比皆是。每遇寒流過境，雖門窗緊閉卻人皆抖顫，極少有穿毛線衣的，飲食粗劣，能有蔬菜、清湯、米飯充飢，已夠幸運，雞魚肉只有拜拜日才能嘗到。我在宿舍與同學共食，每餐祇有下肉一片或低質魚肉一塊，水煮青菜半碟，味噌豆腐清湯一碗，白飯一大碗。每至半夜，餓得甚難支撐。因之，晚餐之後，便與一二同事上街，買些點心回來，或在街頭吃一碗扁食(餛飩)。回想起來，實是我這生最艱苦的日子。

### 三、不兼行政、但為股肱

已於前述，我於貴陽，即與校長結成了知己。校長十分了解我以前的教學，到本校後，器重我，待如上賓，親如手足，常要我負責一部分行政工作。我以志不在此婉謝之。我才二十六、七歲，認為應讀書，多研究，好好充實自己，何況，每週上20多節課，哪有精力應付額外之事。雖然如此，學校大事，仍事事與我有關，如學校動員月會、招生委員會、考績委員會、稽核委員會、數學研究會等，我仍是

其中主要成員。同事們常聽到校長的譬喻：「我是縣長，羅主任是主任秘書，老彭是議長，經常這樣協調，然後推行校務，這個學校一定壞不了的。」我想早期校友，一定知道三大鐵律（即同學考試作弊、打架、偷竊一律開除）絲毫不可動搖，即或是校工賣試題也開除、教師擅改成績解聘，條律森嚴，人人嚴守。還有學藝活動、課外運動經常舉行，我事事參與。這樣默默耕耘，致使校風蒸蒸日上，學生品質與日俱高。每次新竹縣運動會，本校經常囊括中學組各項錦標。全台音樂比賽，本校連獲十屆冠軍。

台灣高中教學史上唯一的畢業會考，總成績以本校最優（第二名為台南一中）。大學入學考試，本校保有十多年最優紀錄。這段光輝燦爛的「竹中人」歷史，是我們校長、前期師長、同學共同辛勤締造的。

### 四、學校如有困難，決不袖手旁觀

我對教育行政不感興趣，但如遇學校發生困難，還是當仁不讓。民國三十八(1949)年，訓導主任離職，無適當人選。校長和羅主任再三勸導，我終於暫代。那時我兼訓導主任，還教高中五個班數學，每每週26節課，還兼高三甲班導師。工作真是十分繁忙，倒也心情愉快。

一年後，省立竹工校長杜承濟先生卸職，辛校長請他接任了訓導主任。

民國四十五(1956)年，羅主任調任縣一中校長，臨行時還聯絡六、七位教職員同去。張彤書訓導主任與校長相處不善，轉去省立竹師，又拉去數位同事。還有幾個高中英數老師辭職，加上校長被離職教師所告，常被調查站調去查詢，學校面臨癱瘓。一個夜幕低垂的黃昏，校長夾著那個陳舊

皮包，途經我的房門（今新民樓教務處側資料室），突然停下對我說：「老彭，這個忙只有你幫得了。你看學校瀕臨崩潰，唯有你出來，才能收拾大局。我訟事纏身，實在力不從心，現請你負責教務，一切由你安排。」說罷走了。我覺得他事業心強，襟懷坦白，心中充滿同情。次日，聘書送來，催我上馬。我想：快開學了，校務百廢待舉，連教師也未聘齊，我豈能袖手旁觀，便答應下來，但申明只負責一年。那年我負責教務主任，還教高三兩班及三年官校補習班數學，每週22節課。工作繁重。為了學校，為了莘莘學子，我咬緊牙關任勞任怨，埋頭苦撐。那年全省舉行會考，本校名列前茅。雖是全體師生努力，也有一份血汗，頗覺欣慰。一年以後請辭，校長不准，說：「老彭，我實在請不到適當的人，還是請你幫忙。」想來想去，只有自己找個替身，於是幾次去嘉義，勸說老同學李成來校充任，雙方面談同意，我才卸下擔子。

民國五十(1961)年，校長赴美國進修一年，校長職務應由教務主任楊榮祥代理。他倆人堅持要我代理。我再三推辭。他倆竟與人事室章主任設計，說已呈報教育廳，經省府委員會通過，人事命令不久會到。我見事成定局，只得答允。我代理校長，兼教高三兩班數學，每週16節課，任務繁重。我身負重任，幸賴全體教職員通力合作，全體師生十分自愛，這一年中，校務相當順利。一年後，校長自美返校，見到學校生氣蓬勃，進步不少，乃殷殷向我致謝。一天，他與章主任悄悄對我說：「老彭，這一年你辛苦了。教務主任雖由楊主任負責，但不具名義，你是報准教務主任代理校長的。」我恍然大悟。真委屈了楊校友（原來是本校學生，擔任學校教務）。但事已過去，只好置之一笑。

## 五、課務繁多，積勞成疾

我年輕時，急進好勝，固執認真，有始有終。我選擇教書，可謂有「自知之明」。早年的竹中，高三只兩班，後來才三班。畢業班的數學，常由我包教，因而引起其他數學教師不滿。我也不願，但校方堅持，只好忍著氣負責。教學中，我對學生要求嚴格，但對自己也絲毫不馬虎。不論預備課，改作業，從不敷衍。每日晚餐後，稍微休息，便批閱作業，寫補充教材，常至夜闌人靜。在民國四十至五十五年間，我先後寫成數學參考書和教科書十五、六種。其中有些是補充教材，事先發給本校同學的。後來傳到外校，如建中、北一女……等校，他們如獲至寶。後來學校亦將這些著作呈報教育行政部門敘獎。正中書局獲悉後，與我接洽出版發行。有人鼓勵我自己出版，我找到總統府第三局印鑄廠的友人，託他

付梓出版。從寫稿、排版、校對、發書到收帳，一切工作均親手經營，其忙碌繁雜，無法想像。那時除教課外，一切家教都婉謝。多少補習班請我，我亦不去，後來受到各方敦促，在北門派出所附近的何家，辦了個群益補習班。我每週教三節課，其餘請本校英語教師擔任。收費則委託訓導處職員曹某負責。收入百分之七十酬勞任課老師，百分之三十為曹某管理費。我是創辦人，拿三節教課費，還要負擔桌椅、黑板、水電、文具，以及人情應酬。家人發現後，反對我繼續教下去，便將這補習班讓給校友接辦。我每日仍很忙：校中有課，要編書，教補習班，沒有休閒活動，有時連睡眠亦不夠。每到週末星期天，還得去中南部收書款，來去匆匆，常常中餐來不及吃，餓得在車上吐水，甚至到晚上九點還餓著。為了編好書，晚飯後開始校對，直持續到深夜，餓了也忍著堅持到校完為止。回想起來，我之所以得病，主要是好勝逞強，不愛惜身體。民國五十二年九月，我患上了氣喘病，情緒不安通宵不能入睡。翌晨起來，四肢無力，精神不支。自知情況不妙，即去厚生醫院找楊醫師診療。楊檢查後告訴我：「你情緒很不穩定，心跳很快，血壓高，還有嚴重氣喘，一定要安靜休養。」他立即打電話給辛校長，說我不能再勞累，要給假兩週治療、休養。從此，我便量力而行，少教課，不兼導師，少管學校行政。俗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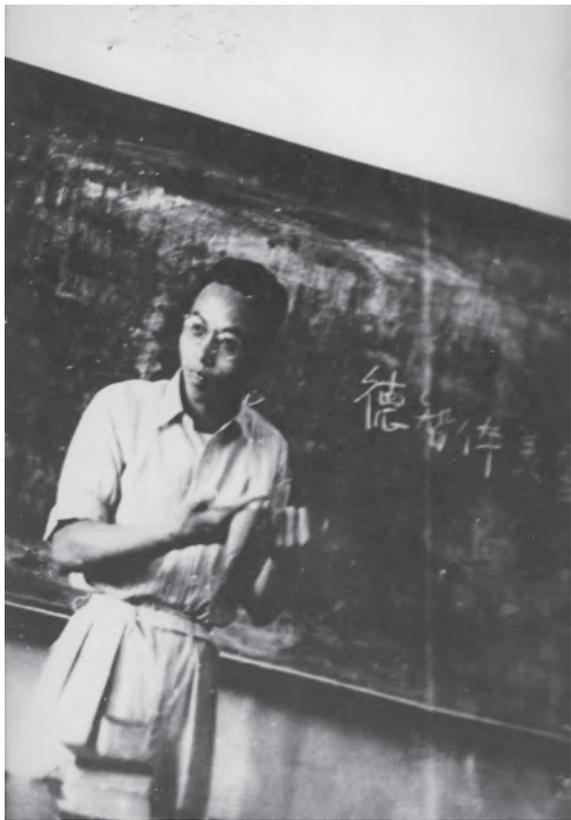
## 六、待人處世，恪守庭訓

祖父禮園公，前清大學生，經學造詣很深，待人和善嚴謹，處世通達認真，鄉里皆以「聖人」稱之。先父玉昆公，英年早逝。慈母常追述其為人忠厚，以耕讀傳家，里人咸敬之。我受父祖薰陶甚深，自步入社會，平時言行、舉止，均遵從先人之教。我來校之初，課務、行政常累集於一身，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務期圓滿達成；得病後，僅可擔任課務，



## 七、盛情難卻，身不由己

在日軍佔領時代，日本人歧視本省同胞，未培植多少人才。光復時，全省合格中學教師僅兩人。前本校英文教師張棟蘭先生，即為其中之一。可知那時需才孔急，青黃不接。本校曾聘會說普通話的軍人，暫充國文教師。我與校長相知甚深，交誼篤厚，但我不戀棧，曾數次表示要離開竹中，均為他挽留。記得我剛來台一年，環境不適，欲束裝回家。為辛校長婉言勸止。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母死，家中電催奔喪。時正內戰，交通破壞，欲買機票，苦無門徑，使我進退維谷。辛校長安慰說：「令慈大人逝世，理應奔喪，以盡人子之道。但交通混亂，難保安全，即使輾轉回家，也一定時日已久，令慈早已安葬。且你現在任訓導主任，教畢業班數學，兼一班導師，極為重要，請為學子著想，化悲哀為勤奮，為教育而努力，以慰令慈大人在天之靈。」言詞懇切，頗使我感動，便也打消歸計。民國三十八年，正中書局周董事長欲介紹我去師院教課，又經師院數學系管主任同意。我告訴辛校長欲應聘前往。辛校長對我說：「老彭找事處處有。竹中正需要你，何必要離開。學校是你我和羅主任三個人撐起來的，要走一起走。別說一個人走。」又被留下了。民國四十四年，建國中學奉家長會決議邀我去負責教務，且講好住美新聞處對面宿舍。我將信函展示於校長前。次日，他去建中與賀校長說：「甚麼人你都可以拉。但彭先生不可拉，他是我們的台柱，拉去他，我校就垮了。請你留一點交情給我。」建中便無下文了。此外，如北一女江校長、附中黃校長、成功中學潘校長、中二中羅校長等均曾和我接洽，要我去幫忙，都似日晒冰消毫無結果。有一次，不知為什麼，一心要離開竹中想去台北工專，未受竹中之聘。學校排好課請我去上，第一天未去。校長夫人蔣仲篋女士來舍流淚說：「彭老師，這個忙你要幫呀！」我未理，仍未去上課。下班時，校長和羅主任聯袂來舍，他低沉而懇切地說：「我們已是同胞兄弟一樣，什麼話都好說，還是要你幫這個忙。你瞧，三班學生，在等你去教課呀！」講到這，幾十張熟悉的、渴望的面孔，出現在我眼前，次日，我上課去了。經過這幾次去留風波，我為感情所纏，已是身不由己。成家以後，顧慮更多，加上健康關係，無意他就了。民國六十四年，校長奉准退休，我已五十五、六歲了，更無勇氣言他了。因此與本校同甘苦，共枯榮廝守了四十年。



不論備課、講課、批改作業，督促學生努力，事事認真，無絲毫苟且。追憶民國三十七年慈母去世時，我未請假奔喪。四十四年與陳女士結婚，未請婚假。直至五十二年，患氣喘高血壓，才遵醫囑，請病假兩週療養。這是我在本校工作四十年，唯一的一次請假記錄。六十年九月某夜兩三點時，我突然上吐下瀉，頭昏眼花，天旋地轉，真是大禍臨頭，內子急電郭正修內科趕來診治，斷定是心肌不平衡，沒有危險，打四五針，吃藥靜養，就會康復。次日起來，我覺得很正常，便上課去了。下課回辦公室，校長、楊主任在等著我，生氣地說：「我們升旗後，到你家去看你。因為郭醫師說你昨夜生病，你竟敢冒險上課，難道不要命嗎？」我微微一笑，說：「沒有什麼呀！」七十年暑期，我曾輕度中風，在榮總診療兩週，漸漸康復。依例可請假休養，我沒有照辦。開學後，先試教一班，無問題，再加教一班。來台之初，我單身一人，經濟較寬裕，不忍貧家學生輟學，常予以救濟。任教務主任時，內弟投考本校，差半分未予錄取；某上將公子報考插班，差兩分名落孫山；為維護校風，因作弊而開除學生，因出賣試卷塗改成績而辭退校工、教師；這些事均係我檢舉執行。我曾因出版著作及張羅子女教育費，拮据萬分，但從來未向學校透支分文。以上雖屬瑣事，但不因私損公，博得眾人贊譽，我自己也心安理得。

## 八、寄望竹中，珍惜前程

我一生執教44年，先在清華中學三年半，在竹中一連39年半。在本校，我除專教數學，還兼導師十年。數學科研究會主席28年、訓導教務處主任及代理校長多年。教育是良心事業，面對天真無邪、求知欲甚高的青年學子，只有犧牲小我，發揮愛心，細心地去培植他們，使他們在肥田沃土中發芽、成長、開花、結果。這種奉獻，是國家社會興盛的原動力。現在有些人，不肯默默耕耘，時時計較權力與利益，神聖的教育殿堂已變成販賣知識技能的商店，早已為人所詬病，人們視之為教育敗類。須知教育是個只事耕耘不問收穫的事業，只要你盡心盡力去奉獻，去培育精英，久而久之，自會發出燦爛光輝。那時的歡欣是無可比擬，是金錢和權勢換不到的。我一輩子教書安貧樂道，安分守己，平淡無奇，然內心十分充實。今年暑假，應留美、日校友之邀，出國旅遊，受到當年學生殷勤接送，盛情招待，真有說不盡的歡愉。旅美月餘，同學們有的長途電話致候，

有的駕車八小時來機場迎接，有的請假一天陪我觀光，有的用三、四小時車程來會餐。有個同學把我安排住旅館，被指責為無人情，不夠資格當竹中校友，於是他立即接我去他家住。凡此種種，均使我銘感五內，欣喜若狂。

今年是我在竹中任教四十年，我接受了行政和教育部門頒發的金質獎章和獎牌。教師節那天，好幾家報紙簡介我的生平事跡。《中華日報》標題是：淡泊名利為教育 桃李崢嶸滿天下。對於上句，我可接受，至於下句，實是愧不敢當。

節錄自《雪泥鴻爪》一書 / 彭商育老師



雪泥鴻爪

作者 彭商育

四十年的教學生涯雖然苦多樂少，但算起來有三種快樂最令入珍惜，那分別是：兼天下英才而教之；克己復自己的身心，集中心力一生致力於教學；看到學生成長懂事，而且在國內外各界表現傑出。種種回憶思想起來，一切的辛苦也都值回來了。

彭商育

### ◆彭商育

1919年1月出生，湖南湘潭人。湖南私立高雷中學與國立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台灣省立新竹高級中學退休教師，國立師大、交大兼職教授。抗戰末期，任職於貴陽私立法華中學，勝利後應台灣省長官公署邀請，任職於台灣省立新竹高級中學40年。除教學外，曾擔任導師、訓導主任、教務主任、數學科主席、代校長等職；並應教育部聘為中等學校教學科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正中書局代表、監察院職訓法指導員、全省中等學校數學科教師職能訓練班講師。主辦台灣中等學校數學科教師研習班等。由於教學與科研究突出，曾獲教育部頒發學術研究獎金、獎狀、或陳偉長獎狀、科學展覽會獎狀及美國喬治亞州前總統卡特家鄉子弟原鑲獎章公民證書一份，喬治亞大學西南分校榮譽獎狀一枚。

著作有《高級中學數學預習》（一書四本，1953年總統府第三局出版），《高中數學講義》（一書六本，1968年省立新竹中學出版），《數學精義》（一書二本，1978年東華書局出版），並編有《數學科教材教法》及高中用《四面三角學》、《代數學》、實驗教材等二十餘種。還有十餘篇論文發表於《中華日報》、《教育與文化》、《數學傳揚》、《科學月刊》……等刊物上。

# 史作檉老師

史作檉老師訪問稿

時間：101年9月7日

地點：竹中校友會辦公室

受訪人：史作檉老師（以下簡稱「史」）

訪談人：黃大展（以下簡稱「黃」）

紀錄：吳美瑩



## 史作檉老師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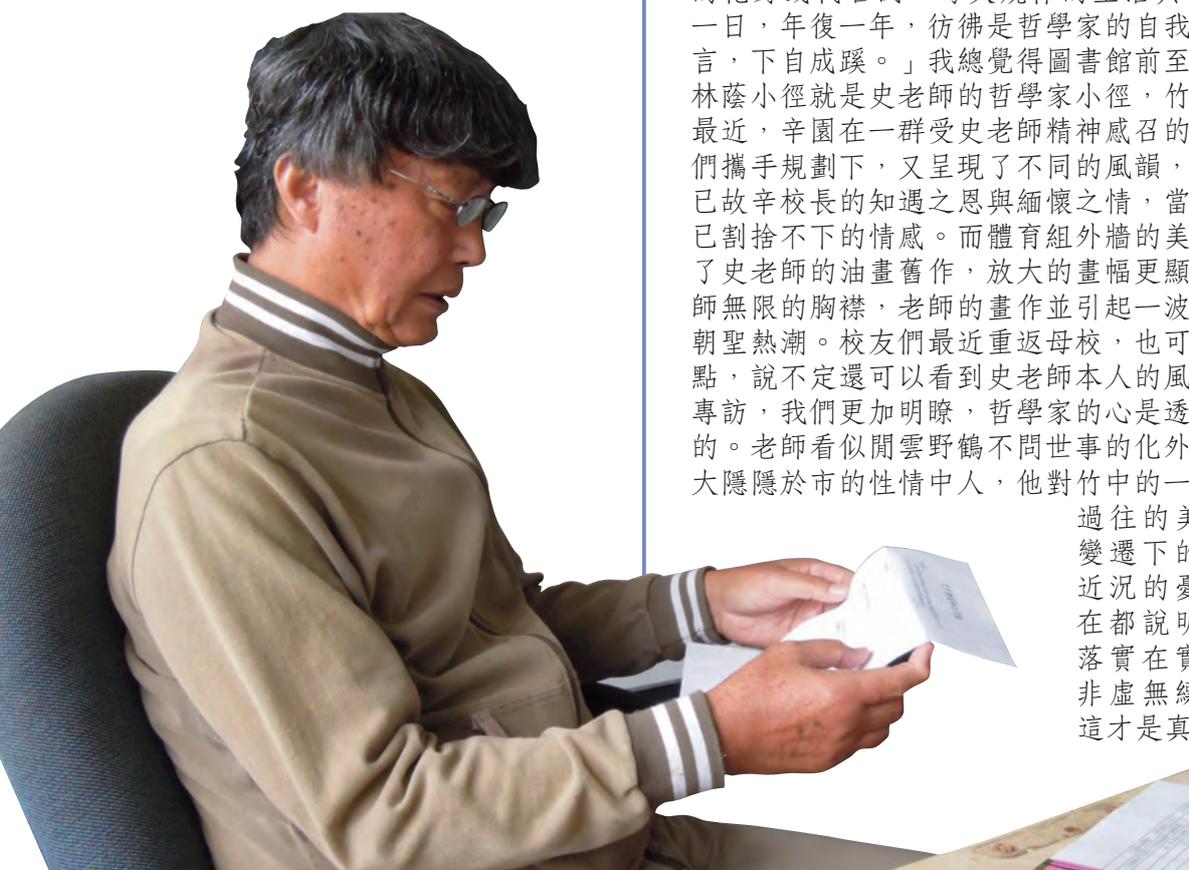
台大哲學系／所畢業，辛志平校長時期於竹中任教，當年曾為台大所聘，但是卻選擇竹中任教。幾乎所有科目都教，對哲學及詩並有傑出且深入的研究與成就，有「哲學思想家」、「思想家詩人」稱譽。現已退休，並常在下午於校內籃球場運動，也時常與同學們一同打球。

（錄自維基百科「新竹高中」知名教師條）

## 一、前言

為了製作竹中90週年校慶特刊，在圖書館的規劃下，我們製作了「我們的老師」專欄，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與史老師聊聊他對竹中的感想與期許，對於這位竹中傳奇人物，相信大家並不陌生，尤其竹中的師生們更常在校園的不同角落看見老師的身影，或是隱身於圖書館的研究室，或於籃球場與學生鬥球，或縱身優游於游泳池中，或漫步於竹中的校園小徑中，他已成為竹中的化身或代名詞。每天規律的生活與行進路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彷彿是哲學家的自我修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總覺得圖書館前至「辛園」的那條林蔭小徑就是史老師的哲學家小徑，竹中的奧之細道。最近，辛園在一群受史老師精神感召的藝術家及建築師們攜手規劃下，又呈現了不同的風韻，裡面有史老師對已故辛校長的知遇之恩與緬懷之情，當然還有對竹中早已割捨不下的情感。而體育組外牆的美化工程則是再現了史老師的油畫舊作，放大的畫幅更顯不同的氣勢與老師無限的胸襟，老師的畫作並引起一波新的討論話題與朝聖熱潮。校友們最近重返母校，也可以造訪這幾處景點，說不定還可以看到史老師本人的風采。透過這一次專訪，我們更加明瞭，哲學家的心是透澈的，也是火熱的。老師看似閒雲野鶴不問世事的化外之人，其實卻是大隱隱於市的性情中人，他對竹中的一切都瞭若指掌，

過往的美好時光，時代變遷下的轉變，以及對近況的憂心與期盼，在在都說明老師的哲學是落實在實際生活中，而非虛無縹緲的雲端，而這才是真正的哲學。



## 二、訪談摘要

### (一)緣起——單純而美好的時代

黃：可否請老師先談談剛到竹中的時候，當時竹中是什麼情況呢？

史：我在民國49年到竹中服務，當時竹中的環境實在太單純了，教學就是教學，學習就是學習，校長就是校長，學生就是學生，簡簡單單，清清楚楚。但畢竟當時我還很年輕，並不喜歡遵循規範，也不能說我張狂。我在大學畢業時已完成七本著作，理想性很高，但沒想到自己會一直留在竹中任教。

黃：老師當初為何會選擇到竹中任教？

史：原因很複雜，其實辛校長很早就認識我，加上家姊是校長夫人的學生，大學一畢業，辛校長就轉告她讓我到竹中教書。我直覺到竹中任教是一件很好的事，網路上說我捨台大而到竹中任教，其實後來我也曾至台大兼課，但這是後事。進來竹中後，環境太好了，我很喜歡後山，整個校園簡直就是後山延伸的平地，當時沒有圖書館，從斜坡一路延伸至十八尖山，對我而言，如獲至寶。之前我到台北上課，課堂上學生好奇問我怎麼能涉獵古今中外這麼多的書籍？怎麼會對哲學有如此透徹的認識？他們稱譽我是人類文明的還原者。我告訴他們有兩件事影響了我：其一是十幾歲時，我一進入大自然，看見天空一抹雲……，啊！這就是人內在一個很好的東西——pure nature (內在純真的自我)；而另一個影響我的則是外在的自然環境。其實，對我產生影響的並非是看到那一片雲，而是我知道自然是什麼？因此後來我在寫哲學時一直強調：假如你對自然和生命沒有徹底的感觸能力，就不算是真正的哲學，而僅止於某一種理論而已，康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黃：當時您在台大哲研所畢業時，為何會到台大兼課？

史：這也是辛校長給我的自由而促成這件事，我在台大開授「孔孟哲學」，因為哲學系都被西方哲學淹沒，教授中國哲學的老師都趕不上現代化的潮流，圖書館中像樣的中國哲學創作，寥寥無幾。於是，捨我其誰？我當然要扛起這樣的責任。應該是我的表現太醒目了，老早成為情治單位盯梢的對象。演講時我常發現一些眼熟的面孔，後來調查局的人員幾乎每週都至學校盤查。學務主任請他直接找我，但他們也只是奉命執行任務而已。

黃：他們認為老師蘇格拉底式的啟蒙教育會敗壞青年學生嗎？

史：當時台大系主任洪耀勳找我，他也贊同我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以上級方面有安全上疑慮為由，第三年就不予續聘了。

### (二)家庭概況——家人的啟迪與影響

黃：老師的哲學都是對生命的體悟、感觸，可否請老師談談家人對你的影響？

史：這當然是生命的體悟感觸，若沒有感觸，如何能發展出比科學更嚴格的哲學？這都是感觸的問題，而並非是理性或感性的區分，我從來不在乎這些名詞。講良心話，我沒有家庭、家族、國家、民族的觀念，但當然有情感，我可以為紅衫軍寫一本書，但這些國家、民族的觀念不可能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主體。對我而言，國家再大，還是一個很小的東西。而溫情又是另外一件事，離家久了，當然會想回家。但家庭這種小的組織只是人類的一種束縛和侷限，除了一點溫情情感作用外，幾乎沒有意義。如果其中有任何意義存在，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聯和人我之間的默契。我的父親是學理工出身的，他是民前北洋大學礦冶系畢業的，曾至新竹尖石開礦，他在當時是很難得優秀的人才。當時，一個縣城裡頂多一個人唸大學，我在家裡看到他大學時以英文完成的筆記簿，那些畫圖、筆記，甚至比印刷的還清楚、漂亮，這一點我永遠做不到。但你說在情感上和他有百分之百的默契？這倒沒有，而且他的感觸和我的感觸就是不一樣。我是年紀越小越理想化，越霸氣。

黃：老師是從何時開始感覺到和父親的想法有明顯的差異？

史：我們兩人的想法從來都不一樣。

黃：這是世代的差異嗎？

史：這並非世代的問題，我是一個糊里糊塗的人，整天活在自己的白日夢裡——巨大的夢遊世界，所以我最了解盧騷，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人。年老時孑然一身，完成了有自傳色彩的《懺悔錄》，這就是他自己的世界，這世界太真實了，連尼采都未必比得過他。尼采批評理論的銳利性並非是最好的哲學，還不如像盧騷，碰到什麼，很自然就做了這件事，整天和自身夢遊般，活在自然裡，因此他才能找到自己的美學根據地，也才能完成《民約論》的鉅著。他是按照他這個人設想了人類的理想生活型態，我們現在覺得民主、《民約論》沒什麼了不起，但那是十八世紀啊！那是多麼大的夢？就是他這樣的人，才能做出這樣的事，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人了解這件事了。我們也不能怪現在的人，因為沒有活在他所處的那個革命前的環境裡。

黃：老師的藝術創作經驗是否和家裡從小刻意栽培有關？或是受了其他家人的影響？

史：我從小就接觸了音樂、書法和水墨畫。我有一個叔叔，寫的一手好字，他的字之漂亮，我想我一輩子也沒辦法做到。而我父親從來不管我，家姐大我二歲，和我的個性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實際、理性的人，到了美國，很適應當地的生活，就定居下來了。我是過分敏感，根本就不適合生活，到現在依然如此。

### (三)竹中二三事——演講、社團、音樂

黃：老師您刚到竹中時是教授國文，後來聽說什麼科目都教？

史：我當時是應聘為國文老師，辛校長很信任我，不管我怎麼得罪他和其他老師，他都不在乎。後來有老師因事出缺，我就替補他的課，我曾教授英文5年，歷史4年，音樂1年。音樂老師赴日一年，我就擔任救火隊去教音樂；合唱團缺伴奏，我就去當伴奏。大概是那一年的音樂課，張瑞欽校長碰巧成為我班上的學生。

黃：聽說張校長當時還曾補考音樂？

史：沒有印象，班級太多了。當時是四人一組考合唱，要兼顧合聲和節奏，有一定的難度，有的人真的做不到，單獨唱還可以，四個人一起唱就糊塗了，唱不出來。

黃：可以談談您到竹中後還願意繼續留在竹中任教的原因嗎？

史：有幾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其中之一是辛志平校長邀請我在小禮堂對全校師生發表一場演講，可見他對我有一定了解，雖然我在會議上常與他意見相左，年輕時我無法忍受別人粗略的講法，「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畢竟當時才25、6歲，實在是太年輕了。這次講座太令人感動了，小禮堂(今校史館)約可容納六、七百人，全場座無虛席，鴉雀無聲，彷彿生平不曾聽過這樣的言論，從前的年代，很少邀請學者對全校師生發表演講，可以說幾乎沒有，而我才剛來竹中沒有多久，大概是民國51、52年左右，這實在是很大的殊榮。

黃：這場演講讓您很感動，除了聽眾很多外，還有別的原因嗎？

史：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對得起台下的聽眾，我當時也是很囂張的，帶了30幾本書上台，我記得很清楚，從上古講到宋徽宗，然後演講時間剛好結束了，至於有無第二講已不復記憶了。這場演講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了解了囂張、張狂並無意義，人家並不在乎你是否囂張、



張狂，而是在乎你是否具有囂張、張狂的才能。辛校長很偉大，他對我說：「史老師你有你的一套」，他的肯定意義非凡。因為他也是很自負的人，他也是什麼科目都教。其實，我在教授任何科目之前都先行研究過，否則我也不敢去教。

黃：除了那一場演講，還有什麼事讓老師覺得印象很深刻？

史：那應該是學校成立的第一個社團——文藝研習社，由我和辛校長共同主持，就在新民樓校長室隔壁的小會議室，每周六下午舉行一次。後來辛校長公務繁忙，通常是我自己一人主持，這當然更有發揮的空間。我們可能是全省第一個使用錄音設備教學或辦活動的社團。時間大概是民國50幾年左右，這個社團到底存在多久已不記得了。

黃：當初為何是由你和辛校長共同創立？

史：原因不明，校長有他的主張，可能也是看我辦了一些活動。既然如此，我當然要好好利用他給我的機會。竹中可能也是第一個利用午休時間播放古典音樂的中學，當時是利用小的錄音卡帶播放，中午我通常都不休息，由我自行決定播放的曲目，我認為要介紹有價值的古典音樂，而非一些輕鬆無內涵的音樂。我是個很敏感的人，聽到好的音樂，一定要推薦給他們。當時曾介紹給彭宗平(元智大學校長)他們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演講、社團、錄音和古典音樂，都是我在竹中的首創之舉，而且我也可以隨時將學生帶至後山上課。

黃：要了解您這個思想的巨人當然很困難，所以我們才想從很膚淺的地方開始了解您，希望可以一窺神秘的堂奧。老師可以再聊聊之前提到的文藝研習社是如何運作的嗎？

史：多半是我自己找一個題目來講述，後來我覺得既然講沙特、歐洲的哲學思想，還不

如講我自己的東西。當時一些歐洲文化慢慢被引進台灣，如《歐洲雜誌》、香港的《文學評論》、《大學生活》，香港比我們更早接觸到歐洲文化，我們都曾以之為研讀教材，最早是浪漫主義和存在主義之間的思潮，涵蓋了哲學和文學的範疇。後來，我就把我的作品先錄製成卡帶，並配上背景音樂，然後再播放給學生聽。

黃：老師您是先錄製好而不是當場講授再錄製嗎？

史：我也不知道，我彷彿天生就有一種能力，我可以把小說、散文、詩歌等不同的文體打散，混合在一起，再找出我自身特殊的創作方式。因為後來我懂哲學，哲學是一門統合的學問，其實，傳統中國文人都精通這些不同的文類，並能隨心所欲，恰如其分的表現出來，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由來已久，並非是我自己獨創的。這也是中國小說不發達的原因，詩歌、甚至繪畫，都是有統合性的，抽象性很高，基礎性很高，只是大家不瞭解而已。明清以後，等到戲曲、小說發達了，這種文學的特色就沒落了。大家對《紅樓夢》推崇備至，但以哲學的眼光來看，根本無足輕重。

黃：可惜這些卡帶因為保存不易，所以都無法重現昔日文藝研習社的風華了。

史：沒想到我的哲學著作在北大受到矚目和推崇竟也和這些當年錄製的卡帶有關，他們發現我在《時間中的苦索》一書中的文字已臻成熟，而那就是我打破各種文類限制再將其融合在一起的表現形式，又是詩歌、小說、故事、散文……，我竟有能力將其組織成一生動的文學表現形態，而這竟是最被北大肯定、看重的地方。

黃：在社團中是否有印象較深刻的學生？

史：不記得了。

黃：彭明輝、宋文里、黃敬雅……

史：這都是我們教出來的第二代了。我很感謝黃敬雅，他很認真研究我的畫作，原來他老早就注意我的畫作了，好奇這個人怎麼畫這麼多畫？於是他就開始研究我的畫作了。

黃：黃敬雅老師在《史作樞的繪畫世界》一書中，和老師有很多精采的對話，很精準進入老師的繪畫世界。

史：很可惜他那麼早就過世了，他的個性急躁，容易激動，我一直提醒他不要緊張，勸他要多運動。他教書那麼認真，現在可能都找不到這種老師了，幸好他還教出田道訓這種踏實、認真的老師，算是後繼有人了。後來文藝研習社好像擴大了，一開始是在小會議室，後來遷

至舊音樂教室(已拆除)，當時辦的活動都很令人感動，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場演講。有一次林濁水他們邀請我演講「孟子的浩然之氣」，我想很難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就拒絕了。沒想到他們準備利用周末時間在小禮堂開講，一到會場，我嚇了一跳，學生們全帶著蚊帳來聽講，已做好了長期奮戰的準備，我只好認真了。我記得是從下午六、七點講至半夜兩三點左右，當晚演講結束後他們就地睡在小禮堂，這次經驗至今仍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林濁水是一個很認真的學生，來自南投鄉下，我介紹的很多書他全部都買了，有一次他老爸還從南投趕來，把他宿舍的課外書全都搜回去，不讓他讀課外書了。有時我真無法想像，竹中很多事並非因我一人而形成的，而是因緣際會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和學生所共同完成的。

#### (四)教育理念——五育並進的自由學風、豐富的人文氣息

黃：您可以自由自在的決定上課方式，這是因為辛校長很信任老師的專業判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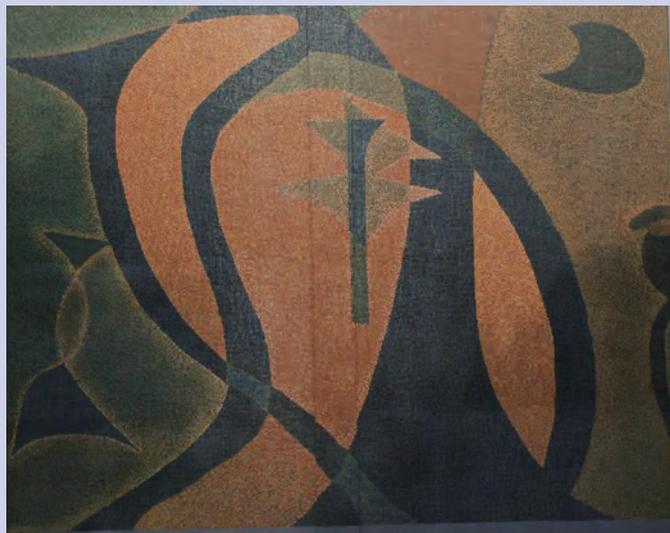
史：我那樣做已經變成是很自然的方式，否則我也不會那麼做。我並不會與人正面發生衝突，一定是當時狀況氣氛允許，我才會那樣做。

黃：當時的氛圍是否不只老師一人如此做？

史：當然。除了我之外，當時可說是人文薈萃，文風鼎盛，有一大票熱愛藝術、音樂、體育的老師，精通電腦、數學的化學老師，我有很多數學、幾何問題都是和他一起討論。下課後有空大家就自動集合在輔導室(當時的體育組)討論藝術，放學後就和學生搶球場，我們踢足球踢了十年。昨天碰到的曾展彬老師也是一起踢足球的同好，陳建漢老師也很會踢，我們是和學校校隊(縣代表隊)踢，能夠一起踢就表示我們的實力不容小覷。

黃：當時竹中的運動風氣很興盛嗎？

史：現在想起來還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會同時出現一批熱愛音樂、藝術和運動的人，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去帶動學生，學生自然而然被帶動，自然也受到影響。當時也許覺得沒甚麼，現在想起仍覺得不可思議。老師和老師，學生與學生，老師和學生，甚至與校長之間，完全沒有隔閡，好像一個大家庭。後來學校出了很多事，慢慢走下坡，這段黃金時代彷彿作夢一樣，心中當然無限感慨。

黃：我之前私下和老師聊天時亦曾提及那一段時代的美好，可否談談您的感觸？

史：當時並不覺得美好，只是覺得很自然，大家一起討論音樂藝術，一起踢球搶場地。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若非當時環境使然，我可能也畫不出那些畫，當時經濟拮据，沒有能力畫油畫，後來經濟好一點，剛好圖書館也剛落成，晚上就成為我畫畫的空間，幾乎只有我一個人使用。

黃：老師當時的研究室在哪裡？

史：最早是在圖書館二樓，後來搬到三樓，我當時在二樓的辦公室畫畫，晚上是專屬我一個人的空間，幸校長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

黃：老師畫過哪些種類的畫作？

史：鉛筆、蠟筆、水彩都畫過，這些畫作都不可能畫很大幅，若是畫油畫，我就可以畫到50號、100號，如果當時我不是置身是在竹中這個開闊的自然環境中，說不定就畫不出來，畫不出來就不會在網路流傳，紐約的藝術家也就不會看到，而有了後來一系列的討論報導，台北很多畫家紛紛至竹中拍照，他們都是衝著體育組外牆的馬賽克畫作——「中國式的自然與康丁斯基之後的造形」而來。不知為何我的畫作在網路上受到如此的注意？這其實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沒想到畫作在牆壁上被放大後，竟能產生如此震懾人心的力量。我在台北受訪時，他們來拍照、甚至拍成影片，原來當初30、40歲時，畫作背後思考背景之大，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的很多的畫作都應被放大，才可以看出其中蘊涵的意義。

黃：竹中在戒嚴時期對思想方面有特殊的氛圍嗎？

史：在戒嚴時期，竹中還能維持自由的氛圍是很難得的。辛校長當時並沒有特別主張什麼，只是恰好有一群愛好文藝、運動的師生，自然而然形成了自由的學風。

黃：現在很多人可能將其歸功於當時的動員月會，老師對此有何看法？

史：動員月會上，學生可以直接批評校長，應該算是辛校長特殊的個人風範，現在應該也沒有這種長官了。但其實我覺得

這只是一個制式化的活動，所以並不常參加。當然和其他學校比起來，這是很特殊難得的，因此至今仍令很多學生津津樂道。

#### (五)靈魂的苦索者——哲學研究

黃：老師您覺得自己創作的能量和什麼有關？

史：我個人認為創作的能量和文化史有關。很多的哲學只在說文字之內的理論，很少把一個哲學家如何把哲學作出來的過程說清楚，對哲學理論位置在哪裡都不清楚，這是最基本的問題，你不知道位置，就不知道基礎。我這才恍然大悟，從前很多哲學大師上課時只是在文字中望文生義，我現在所作的研究都是彌補他們的缺失，懂得這些事後，那糟糕了，我必須把放這些知識的位置(地圖)找出來——文化史，因此我做了一個決定，35歲以前如果沒有把文化史弄清楚，我就不要作哲學了。

黃：所以35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史：對。但我提前至32歲就辦到了，大概是了解是怎麼一回事，因此，34歲開始正式作哲學，我知道哲學在人類歷史的位置究竟在哪裡？還有二者之間的關聯性為何？年輕時都是一些較主觀的想法，缺乏整體性，30幾歲懂了文化史之後，我告訴自己：我要克服50個哲學問題，也就是要攻占50座城堡，才能進入哲學的殿堂，那就是文化史的問題。做的不是很好，但至少我可以接受。因為，這都是自我發現的東西，比如說找這些位置。事實上，人類無法精通所有知識，也不需要如此做。後來我發現應該以方法性加以涵蓋，不只是客觀的把那些位置找到而已，而是頭腦的思考或情感的結構是否可以放進這些東西，我儘量嘗試，不管是物理、數學都有所涉獵，後來我發現還是必須學習西方科學的最大優點——數學，也就是方法論，用最簡明的符號處理的結構涵蓋那些不斷新增的內容與的事實。說到底，計算各種學科(物理、經濟生物)背後理論基礎都是數學。

黃：對你而言，不同的創作(文字創作、音樂、繪畫……)是否代表不同的意義？

史：客觀來說，操作的東西都是符號，對數學、物理等在學科上來說都沒有問題，都是形式設定，只要推演上合乎邏輯就能確立。但以文字描述而言，就是我們實際的生活、情感、感觸沒有辦法做到，這才是藝術、文學。純粹符號停止的地方，真正的藝術才開始。現在大家都以太輕鬆的態度看待藝術、文學。藝術是開創人類文明的起始點，如果你無法涵蓋其極限，你就不知道藝術的源頭從何開始，否則，藝術被數學的結構所籠絡都不自知，可能你的藝術只是一個推理、裝置藝術，也可能只

是一個結構、幾何而已。

黃：我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很好奇老師為何創作到某一階段就停止作畫了呢？

史：我在38、39歲左右完成了七本形上學的習作，我開始覺得自己可以正式寫形上學，就停止畫作了。因為，藝術總使人瘋瘋癲癲，而形上學需要很冷靜的頭腦，必須有純粹的思考，才能排列那些符號和結構。藝術是情感的表達，當然很痛快，可以為了創作不吃不睡，但這種生活態度是不可能創作出哲學的。我的運動習慣就是這樣來的。在藝術創作裡我可以不吃不睡，瘋瘋癲癲，可以半夜不睡覺跑去美術教室畫畫，但如此一來我的哲學就完蛋了，而且我發現自己的專長就是哲學，因此我對自身很清楚，這可能就是繪畫的極限了。我是研究哲學的，而所有的哲學只有兩個字，就是「自知」。蘇格拉底、孔子都如是說，但你沒有親身去實踐是無法體會自知的，我都是實際去作，而非只是空想。

黃：因此，老師您才開始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史：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學習正常吃東西，現在想想，我能活這麼久，可能來自當初這個正確的決定——規律的生活。吃東西一定要細嚼慢嚥，減少內臟的負擔；其次是學習睡覺，從前我晚上常常不睡覺，後來才驚覺原來我是天天失眠啊！當我發現自己不是音樂天才，就停止作曲了，因此音樂創作是我最早停止的。

黃：所以老師您四十歲以後就停止畫畫，開始過著很規律的哲學生活？

史：研究哲學必須過很規律的生活，34歲開始學習吃飯、睡覺、運動，如同康德一樣。一開始受不了，三、四月後才適應運動的生活，一直持續到現在。我這個人太複雜了，線索太多，我自己也不能完全了解。

#### (六)回顧與前瞻——竹中的變遷與展望

黃：老師在竹中任教這段時間，都一直維持這種自由風氣，沒有有太大的變化嗎？

史：60年代社會變遷後，我們也受到影響而不得不改變，我們的黃金年代就從60年代前後開始搖晃了，到民國65年就完全沒落了。差不多是史振鼎校長的時候。以哲學家的眼光來看，一切都再清楚不過了。60年代家家戶戶都是「客廳即工廠」，新竹地區製造聖誕燈泡的產業更是發達。在60年代經濟起飛前，竹中算是個小台灣，全省各地的學生都慕名到竹中求學，而且以鄉下來的學生居多，像林濁水、宋文理、黃敬雅……，當然也有從台北都會區來的。

黃：當時是甚麼原因讓這些人都到竹中求學呢？

史：可能是兩個因素造成成的，一是升學率太高，比建中還高，當時我們約有60%~70%的學生唸台大；有的人分數可以考上台大，因為公費而選擇唸師大，這種人也不少。因此唸台大的比例可能更高。而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竹中畢業的學生人文素質都高過其他高中畢業的學生，影響了很多大學，對竹中的觀感都很好。這樣講好像又說到我自己，我是竹中教師中第一個碩士，這必須感謝辛志平校長，因為他讓我在職進修的方式到台大攻讀碩士學位，其實這在當時是違法的。我領二份薪水，一份是竹中的教師薪支，一份是研究生的研究津貼，可能也因為辛校長當時崇高的社會聲望，後來被教育局查到後僅以扣錢了事。竹中畢業的學生進到各大學後表現都很優秀，因此我也受邀到很多大學演講，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也因為有機會到各大學演講，我才發現在演講中提問較好的都是竹中校友，在人文素養方面，其他學校很難與竹中抗衡，這是竹中到目前為止還保留某些魅力的主要因素。在報章媒體的報導中，及最近藝術家們還願意為我們進行校園規劃、設計，可見新竹中學還有某些魅力存在。當然，這並非只因我一人而已，只是焦點恰好集中在我身上罷了。我是竹中第一個碩士，又在很多大學演講，可想而知我在學校的地位聲望就很高，我並不在乎這些事，但辛校長就給了我很大的自由，而他要求的事我也都做到了。後來我就不會太張狂了，其實，我一方面看不慣外面的事，一方面也看不起自己的生命，覺得這樣活著很沒意義，很想自殺。因為當時周遭環境和自己的表現都不能符合自己理想，每天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生活，真想自我了結了。但現在想想，那種理想——每天都要有新的發現或創意，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你活得越久就越遲鈍，而我現在已經慢慢習慣了，只是以前受不了這樣的社會和自己。所以，藝術是我的安慰，哲學是我的工作，而促成這些事都恰好與辛校長有關。

黃：所以竹中是在民國63、64年前後開始發生轉變的？

史：這是很明顯的差異，以前來自鄉下的學生都是一塊璞玉，你說什麼，他們不會反對，一旦打動他們，他們就欣喜若狂，就是如此純樸簡單。但等到聖誕燈泡風行後，我就知道這種情形很難存在了。現在你幾乎很難打動學生，因為從鄉下來的學生，他的頭腦裡都是和自然相關的事物，他才能接受這些純樸美好的事。一旦頭腦被數目字、金錢填入後，一切都改觀了，學生上課的態度改變了，從社會上接受的訊息越

多，就變得越冷漠。在經濟上來說是好的發展，但在教育發展上卻是注定逐漸走下坡。五年後重工業發達後，學生不再冷漠，反而變得活潑頑皮，會說一些無聊的話語來反對或嘲諷老師，他們並非故意的，而是社會風氣使然，這是工業化的社會弊病。從農業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了一些知識，也有了一些鈔票，人也變得冷漠。我覺得受不了，因為我是想要做事的人，上課就該有上課的樣子，於是我就開始思考自己是否應急流勇退了？但我從中也得到一個教訓，如同去年我遇到一個進到竹中後對學校感到失望的學生，我告訴他：「如果你不能改變環境，你就必須改變你自己。」而改變我自己的方式就是退休，從民國64年開始我有了這個念頭，直到民國74年才正式從竹中退休。其實這段時間我也一直在觀察，直到民國74年發生學生衝突，我才毅然決然覺得非退休不可。

黃：老師可以談談這次事件的經過嗎？

史：學生變得活潑後，很難避免和教官或老師發生衝突，但學生並不會認真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老師、教官也尚未察覺問題的嚴重性。學生利用畢業前最後一天上課，買了大量爆竹大肆慶祝，爆竹引爆時，發出轟天巨響，驚動了當時的校長、教官和老師。從此，學生的升學率也一落千丈，黃金龍校長在竹中的這段時間剛好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外在環境發生劇變，但內在心裡尚未作好準備，所以會有一些表層的騷動，大概延續四、五年之久。

黃：老師您因為不適應當時的環境而選擇了退休，現在已經能夠適應學生的改變嗎？

史：其實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慢慢適應。我既不能改變環境，只好改變我自己。打球時我也跟著學生隨意哈拉，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環境就像一塊堅硬的鐵，它被陽光一照射，就隨意發光，他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黃：老師可以聊聊令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同事或學生嗎？

史：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學生後來又成為同事，如宋明里、陳建漢、黃敬雅……等，至少十人以上，這些人除了愛好文藝外，還有一群人兼有運動的嗜好，如曾展彬、郭國政……，物以類聚，自然而然形成一股風氣。踢足球要湊足10人並不容易。而且大家都多才多藝，如曾展彬老師，除了完成一本英文著作外，還是位健美先生。後來足球式微後，我們才改打網球，籃球，最後只剩籃球一項運動時，球場上也只剩我一人繼續堅

持著。學生要求我不能只站著不動，必須跟著跑，跟著防守，我也只好忍氣吞聲了。



黃：老師退休後，對校園的事務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史：從前我幾乎從不管竹中的事務，最近五、六年，察覺到有不同改變，才慢慢關注這些變化，對竹中有了了一份求好心切的期待。其實我是一個逃避社會的人，就算對竹中有情感，我也不會過問，但是若已引起我的注意，表示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黃：因為這樣的感觸，所以後來才有辛園整治一事嗎？

史：辛園的整治是因緣際會的事，剛好有六、七位藝術家、建築師從美國、天津等地來看我，我要求他們順道看看校園，並為竹中作一校園規劃。竹中在全省高中校園中是不可多得的环境，應該有更開闊的景觀。他們建議了六件事，張瑞欽校長都欣然同意，校友也慨然承擔所有經費。藝術家、校友和行政單位共同促成此事，最後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不是我一人之力，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希望大家能一起維護這座校園。

黃：當初選擇從辛園開始整治是否有特殊的考量？

史：一方面是建築師的專業考量，一方面則是基於我自己對辛校長的特殊情感。猶記得張瑞欽校長剛到竹中時，我曾告訴他要整治兩個地方，一處是校門口李遠哲紀念碑，另一處便是辛園。我發現自己還有一些影響力就試著說說，後來發現力有未逮時，剩下的就只能靠緬懷過



去美好的時光來自我慰藉了。

黃：老師迄今在竹中已超過了50個年頭，對竹中是一份怎樣的情感呢？

史：這不只是單純的情感，情感是對事情的直接反應，但情感會延續下去，那就不只是情感了，這還包含了對周遭環境的感受。基於和張校長的師生情誼，我對他的期許也特別深。

黃：今年欣逢竹中九十週年校慶，最後請老師談談對竹中有什麼特別的期許？

史：我冀望竹中人不能只緬懷以往美好的時光，凡事要從小處做起，點點滴滴，打動學生，認同學校，改變散漫已久的風氣。而老師們應該以身作則，為學生建立良好典範，學生自然能朝正向的方向發展。改變並非一蹴可幾，而口號必須落實在實際生活中，才能找回昔日美好的風氣。時代社會的變遷，我們無法使其不變，但期望它的改變能符合我們的理想，我們應該走自己的路，而不只是隨波逐流，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師生間的相處模式應該有新的改變，學生們必須體認到進到竹中這三年，你們才是竹中的主人。我認為小學生是愛的教育，中學生是情感教育，大學生則是知識教育。情感教育，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而有了階級，就沒有情感可言。老師應放下身段，師生間應平等對待，不要只以權威告誡，才能有機會使他們聽進你的苦心教誨。

### 三、結語

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綜觀史老師的所作所為，堪為此三大境界的最佳註腳，也是所有竹中人最重要的精神座標。哲人不遠，典型就在眼前，相信老師這一席話能帶給所有竹中師生醍醐灌頂的啟迪，最後謹以史老師的語錄與大家共勉。

「朋友，不論生命多麼困難，都請你設法以最大的忍耐與尊重，順利地找到那些橋樑，搭上那些列車，攀登並跋涉，最後終必來臨到那令你永遠坦然、喜悅並無所旁顧之生命的面前。」